



与鲁迅 论战

傅光明◎主编

本书再现了三十年代鲁迅
与文化界人之间的一场笔
战——激烈的场面高明的
辩论技巧、尖锐的言辞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与鲁迅 论战

傅光明◎主编

本书再现了三十年代鲁迅
与文化界人之间的一场笔
战——激烈的场面高明的
辩论技巧、尖锐的言辞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鲁迅论战 / 傅光明主编.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05 (2012.1 修订重印)

ISBN 978-7-80724-171-3

I. ①与… II. ①傅… III. ①鲁迅杂文 - 选集 IV. ①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9055 号

与鲁迅论战

主 编 傅光明

责任编辑 和庚方

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4.5 印张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171-3

定 价 48.60 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



目 录

鲁迅Vs.陈西滢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鲁迅 (执笔)	(1)
闲话 (粉刷毛厕)	陈西滢	(2)
并非闲话	鲁迅	(3)
我的“籍”和“系”	鲁迅	(6)
闲话 (走马灯)	陈西滢	(8)
“碰壁”之余	鲁迅	(9)
闲话 (多数与少数)	陈西滢	(12)
闲话 (参战)	陈西滢	(13)
闲话 (利害)	陈西滢	(14)
并非闲话 (二)	鲁迅	(14)
评心雕龙	鲁迅	(16)
闲话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陈西滢	(18)
闲话 (版权论)	陈西滢	(20)
闲话 (剽窃与抄袭)	陈西滢	(21)
并非闲话 (三)	鲁迅	(24)
闲话 (表功)	陈西滢	(28)
“公理”的把戏	鲁迅	(30)
闲 话	陈西滢	(33)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鲁迅	(35)
闲 话	陈西滢	(37)
碎 话	鲁迅	(39)



与鲁迅论战

做学问的工具	陈西滢 (41)
闲话 (管闲事)	陈西滢 (44)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鲁迅 (46)
闲话 (吴稚晖先生)	陈西滢 (50)
学界的三魂	鲁迅 (53)
古书与白话	鲁迅 (56)
致志摩	陈西滢 (58)
李四光先生来件	李四光 (61)
不是信	鲁迅 (62)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	李四光 徐志摩 (71)
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 (73)
闲话 (再论线装书)	陈西滢 (75)
无花的蔷薇	鲁迅 (78)
目 闲 话	陈西滢 (81)
无花的蔷薇之二	鲁迅 (84)
录 闲 话	陈西滢 (86)
空 谈	鲁迅 (88)
闲话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	陈西滢 (90)
无花的蔷薇之三	鲁迅 (93)
闲话 (节育问题)	陈西滢 (95)
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	鲁迅 (98)
《坟》的题记	鲁迅 (99)
辞“大义”	鲁迅 (101)
革“首领”	鲁迅 (102)

鲁迅Vs.林语堂

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林语堂 (10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 (110)



释 疑	林语堂 (115)
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 (116)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林语堂 (118)
娘儿们也不行	鲁迅 (120)
做文与做人	林语堂 (122)
“招贴即扯”	鲁迅 (128)
“文人相轻”	鲁迅 (129)
游杭再记	林语堂 (130)
论俗人须避雅人	鲁迅 (133)
语录体举例	林语堂 (135)
“寻开心”	鲁迅 (139)
说个人笔调	林语堂 (141)
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 (144)
今文八弊	林语堂 (145)
“题未定”草	鲁迅 (153)
隐 士	鲁迅 (158)
“天生蛮性”——为“江浙人”所不懂的	鲁迅 (160)
“有不为斋”	鲁迅 (160)
两种“黄帝子孙”	鲁迅 (161)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 (161)

鲁迅Vs.高长虹

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	长虹 (164)
答国民大学X君	长虹 (165)
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 广告及其他	长虹 (167)
通 讯——给鲁迅先生	长虹 (169)
走到出版界——1925年, 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长虹 (170)
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	长虹 (184)



与鲁迅论战

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	长虹 (185)
琐记两则	长虹 (185)
走到出版界——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	
月刊的灰色的态度！	长虹 (187)
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长虹 (188)
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	长虹 (189)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鲁迅 (189)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鲁迅 (190)
新的世故	鲁迅 (192)
走到出版界——所谓自由批评家启事	长虹 (197)
走到出版界——鲁迅梦为皇太子	长虹 (198)
走到出版界——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	长虹 (199)
“新时代”的避债法	鲁迅 (199)
目 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	长虹 (201)
捣鬼心传	鲁迅 (202)
录 吊与贺	鲁迅 (204)

鲁迅Vs.梁实秋

卢梭论女子教育	梁实秋 (206)
卢梭和胃口	鲁迅 (209)
文学批评辩	梁实秋 (211)
文学和出汗	鲁迅 (215)
论思想统一	梁实秋 (216)
论批评的态度	梁实秋 (22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鲁迅 (224)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梁实秋 (225)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梁实秋 (233)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 (235)



“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梁实秋 (246)
“好政府主义”	鲁迅 (247)
答鲁迅先生	梁实秋 (249)
“无产阶级文学”	梁实秋 (253)
“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 (255)
“丧家的” “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 (256)
鲁迅与牛	梁实秋 (258)
经验	鲁迅 (260)
头	鲁迅 (262)
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迅 (262)
论翻译的一封信	梁实秋 (263)
鲁迅的新著	梁实秋 (266)
论“第三种人”	鲁迅 (269)
又论“第三种人”	鲁迅 (272)
论“第三种人”	梁实秋 (275)

鲁迅Vs.穆木天

为翻译辩护	鲁迅 (278)
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	穆木天 (279)
关于翻译（上）	鲁迅 (281)
各尽所能	穆木天 (282)
论重译	鲁迅 (284)
论重译及其他（下）	穆木天 (285)
再论重译	鲁迅 (286)

鲁迅Vs.施蛰存

感 旧	鲁迅 (289)
-----------	----------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 (290)
“感旧”以后 (上)	鲁迅 (291)
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施蛰存 (292)
扑 空	鲁迅 (294)
《扑空》正误	鲁迅 (296)
突 围	施蛰存 (296)
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	施蛰存 (298)
答“兼示”	鲁迅 (300)
“杂文的文艺价值”	施蛰存 (301)
“题未定”草	鲁迅 (302)
古书中寻活字汇	鲁迅 (312)
文人比较学	鲁迅 (313)
关于围剿	施蛰存 (313)
服尔泰	施蛰存 (316)
“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	施蛰存 (317)

鲁迅Vs.郭沫若

我和《语丝》的始终——“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	鲁迅 (319)
“眼中钉”	郭沫若 (324)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鲁迅 (328)
创造十年 (节)	郭沫若 (336)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 (347)
蒐苗的检阅	郭沫若 (355)

鲁迅Vs.沈从文

文学者的态度	沈从文 (363)
论“海派”	沈从文 (368)



“京派”与“海派”	鲁迅 (371)
北人与南人	鲁迅 (372)
“京派”和“海派”	鲁迅 (373)
谈谈上海的刊物	沈从文 (375)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鲁迅 (378)



鲁迅Vs.陈西滢

【论战背景】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主要是围绕“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展开。“女师大学潮”由1924年底校长杨荫榆开除学生引发。1925年5月，学校风潮再起，校园内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鲁迅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执笔写下《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5月27日《京报》发表。共同署名者还有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作人。5月30日，陈源即以“西滢”为笔名，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粉刷毛厕》影射鲁迅“暗中挑剔风潮”。鲁迅当天即写下《并非闲话》一文发表于6月1日《京报副刊》作为回应。6月2日，鲁迅再写下《我的“籍”和“系”》，发于6月5日《莽原》周刊。论战序幕由此拉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联合美、英、法等国侵犯中国主权，并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命卫队开枪弹压，制造了死伤达200余人的“三一八惨案”。针对这次事件，陈西滢在3月27日《现代评论》发表《闲话·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在谴责执政府枪杀无辜者之外，谈了自己的感想，“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鲁迅遂于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杂文《空谈》，慨叹“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主要是与陈西滢的论战进一步激化了。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鲁 迅（执笔）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



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校长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
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原载 1925 年 5 月 27 日《京报》

闲话（粉刷厕所）

陈西滢^①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

^① 陈西滢（1896—1970），学者，字通伯，原名陈源。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雷要成品。



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原载 1925 年 5 月 30 日《现代评论》

第 1 卷第 25 期，署名西滢

并非闲话

鲁 迅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



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王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相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边各责小板五



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糊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感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校长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原载 1925 年 6 月 1 日《京报副刊》

我的“籍”和“系”

鲁 迅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在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现。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



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呢？自然是奇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即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这真不料我竟成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散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欤休哉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